

心香一瓣

绿龙坞

郑立宗

走在西湖之西称为龙坞茶镇上城埭的村落，看见家家没有围墙的房前屋后，揉年糕的石臼随意放置，做了路边点缀的装饰品。石臼里蓄满水养植起碗莲、菖蒲，派上了别样的用处，显得格外古朴、雅致、恬淡。

如果站在村北面山坞里的光明寺水库大坝上，凭栏凝视，绿毯般的湖面宛如一面平镜，浓缩满山坡葱郁的倒影，那是一种怎样的绿呢？绿意遮天盖地，排山倒海般渲染开来，满帘是静谧里的深壑、俊秀。

群山错落间，一排行、一垄垄的茶蓬蜿蜒地延展开，排列得规规矩矩，自然舒适。小山头上梯田状的茶园，形似螺壳的发髻一圈圈盘旋而上，在你不经意时，不远处有一处亭台楼阁画龙点睛，别具匠心，让山色衬托得格外层次夺目。

龙坞对我来说并不陌生，这一带古称“横山大岭”。我曾经在这里担任过10多年的新闻报道员，也熟悉当地的村舍和风俗民情。

我了解过龙坞的一些历史。上世纪70年代初，家住龙坞的表哥要结婚造房子，萧疏的山岭间挑选不出一根可以用来做栋梁的木材，只得翻山越岭从山外边的富阳东坞山采购回木料，勉强搭建起三间平房。也就是从那时开始，龙坞全域掀起全民植树、改造茶园的热潮，建立起一支支专业育林队伍，分片分段守护培育山林，坚持“采、造、育”三挂钩政策，每年的3月到11月为全面封山期，严禁砍伐树木。

我还知道上城埭村有个叫盛小毛的人，在科技人员的指导下，开展“小阳春种毛竹”试验获得成功，经验编入《全国绿化造林成果汇编》。那地方就是现在茶乡标志性景点“大茶壶”的所在地——大斗山谷地。杉满坡、竹满坞，浓荫蔽日的山谷就是那时打下的基础。

在低丘缓坡的荒坡上新辟茶园，改良一墩墩铜圆钉头芽矮小羸弱的茶蓬，一块一分地大小的五角星勋章草茶地也在那时培育出来。我在龙坞工作期间，还专门跑到何家村的蛤蟆山顶，去看这个别出心裁按五角星形状种植的图形。据说这还颇费了一番心思。先用白石灰撒出图样，开沟排茶籽，出苗后精心管护间伐种植，一颗疏密有致的绿绿的硕大五角星，面朝天白云，春暖花开。有资料表明，1949年亩产茶叶74斤，1964年108斤，而到了1980年统计时，产量达到11497担，龙坞“万担茶乡”的称号从此开始叫响大江南北。

真正让龙坞人走上富裕之路的是把茶山纳入西湖龙井茶生产基地之后，制茶工艺脱胎换骨。历史上龙坞产旗枪茶，与一山之隔的梅家坞村从山形、土质、气候极为相似，不同的只是炒制技术。为了让大家掌握龙井茶的炒制方法，当地政府轮番组织举行培训班，好学好进的龙坞人一个手法、一个手法不断模仿琢磨，个个学会了这门手艺。茶叶走俏了，氤氲的茶香飘得更远了，农家的钱袋子也慢慢鼓起来，一幢幢新房子拔地而起，才有了一个以茶闻名且产出量惊人的绿茶之乡。

现在的龙坞呈现的这份浓浓的绿，诗情画意的景色，我无疑是不曾相识又倍感生疏的。跟早已升格为爷爷辈分的表哥说：真的不认识龙坞了，这几年变化太大了，世外桃源也不是，你们现在是在住在仙境里了。

偶从微信朋友圈中看到一条讯息，说是感冒咳嗽多天，到了龙坞一天也没有咳嗽。哦，这龙坞的空气或许是灵丹妙药吧，让五脏六腑的浊气一扫而光。那么，多来龙坞吧，多来亲近这风景极好的地方。

玻璃板下

朱小毛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直至九十年代，县城的一些机关、厂矿、企业等办公室内，办公桌都是实木打制，它们或倚窗而立，或靠墙而设，或两两相对，或一律相向。总之，办公桌以四方、直立的形式，占据办公室的一角。

办公桌或一层是抽屉，下面是空档，或左边是抽屉，右侧是空档，或右侧是抽屉，左边是空档，或左右侧是抽屉，中间是空档。空档处便是办公的人员足以安放容纳自己双腿的地方。

办公桌面大抵漆成黑色或棕色。

黑色桌面，含蓄大气不显张扬，有着内敛深沉的格调，仿佛提示主人，办公时要沉稳厚重。

棕色桌面，让人想到大地、泥土，自然简朴。是啊，人在上面办公，犹如埋首在辽阔的原野上，深耕细作。

办公桌面上，除左或右上角摆放一个立式文件盒，用以盛放文件外，还有茶杯、笔筒一类的物件。而在桌面中央，通常铺着一块玻璃板，重讲究的，还在玻璃板的四角用金属夹片固定，不易滑动。这也是当时颇为通行或时髦的做法。

玻璃板下，常见的，多是主人的照片。黑白色的照片，有个人照，有合影照。个人照，男的一般着中山装，女的大率穿连衣裙，都是那个年代固有的特殊印记。合影照，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倘有人更多的，是集体照，不外乎毕业照、培训照、单位照之类的。那些黑白照片，显示着年代的久远，因着岁月的流逝，而梦幻模糊，恍惚迷离。彩色照是后来才有的事。

此外，玻璃板下面压着的，也有一些票据什么的。上面写着货物的名称、价格，收款人一栏盖着私人印章，方或长，鲜艳艳丽，像是不小心被对方偷偷留下的吻痕。看起来，尤以女性名字居多。虽未曾谋面，却不禁让人浮想联翩。因为那代表的都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或是一张、两张残损破败的纸币，那是主人曾经用之不去，却又觉得不舍，不如干脆把它压在这儿，并不碍事。

或是火车票、汽车票、轮船票。某年某月某日，出趟远门，走亲戚或出差，到过哪个地方，未曾丢弃，于是也压在了这儿。

或是明信片。那是同学、朋友、亲人从远方寄来的，可能跨越千山万水，上面盖着圆形的黑色邮戳呢。写满了美好的新年祝福和节日问候。

玻璃板下压着什么，可谓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全凭主人的兴致爱好，或一时兴起，或有意为之，或为纪念，或为保存。总得下面放点什么，不能空空如也，要是透过玻璃直接看到桌面，则显得简单枯燥，乏味透顶。

办公桌上放置玻璃板，清洁起来方便简易，抹布巾随手一抹，不需费力用劲，平整发亮，光滑如切。在上面办公，像扯个条子，立个字据、写个票据什么的，有玻璃板垫着，确实平稳，一笔一画，横平竖直，一不工作，二不软吞，三不卡顿。不圆笔、不陷笔，书写顺畅。

儿时，羡慕着。哎，什么时候，我也能拥有这样一张压着玻璃板的办公桌，那该多好啊！那可是农民子弟晚上做梦，都笑得咧开了嘴的事。

若干年后，当我真正拥有一张简陋的木质办公桌后，可还没等我垫上玻璃板，人家早就撤下不用了，换上的的是插电的电热板。据说冬天用电热板，不冻手，写起字来得得心应手，手套都省得戴了。

再后来，进入新世纪，尤其是近十年来，小城各单位的办公室里，你环视一周，电热板也看不见了。夏有冷风，冬有暖气。

从此，办公桌上的玻璃板，消失遁形，无影无踪。

雾

蒋孝孺

冲回天空，不多时，灶肚里的火烧得旺了，烟由灰变白。

烧火也是门功夫，烧得好才可以烤出一张又大又好的锅巴来。现在是难得吃上一回，那种松脆带着油香，可馋死人了。

但，笔直的烟柱就没有雨雾来得可爱了，或许在农村袅袅炊烟过于平常，而雨雾大都几年难得一见，那随风而变的悠然自得，令人更为期待。

起风了。

那雨雾也是跟着耐不住性子了，就地打起了拳。

两株高大的野樱花卷入其中，淡粉的野樱花被掀得老高，漫天飞舞，纷纷扬扬，在灰色调的天空里渲染出较为别致的花雾，像极了—朵大号的彩色棉花糖，让人有上去咬一口的冲动。

风大了起来，整个山坳里，呜啦啦地响着一片，像出征的号角，大大小小的树木都摆出了战斗的姿势。风来得汹涌，将密不透风的树叶吹了个底朝天，翻滚的苦楝树碧绿的树叶白茫茫，湿漉漉的天空变得更加阴冷。

无形的风比有形的雾的能量要更为显山露水，眼前这片竹林也是热闹得不行，竹子密密麻麻地伏在半悬空的岩壁上。每年干旱的夏季，总要自然干枯一大片，但春风春雨使得竹子的韧性较杂木要好得多，任凭大风大雨，除了上半节拼命地点头示弱，下半节始终保持那份君子的矜持，岿然不动。

人生，未尝不是需要这份高雅的骨气。

雾动，我也动。

我顺着山脉往上爬，进三步滑两步，艰难地向上推进。想起前两天，跟在父亲后头去割青菜。父亲的皮鞋击打着土地，他好像已经抬不起那双并不重的皮鞋，双脚还没有

艺境



雾漫山峦(供图：视觉中国)

屐处留痕

方孝孺的“宝藏秘境”

董丹枫

方孝孺，宁海大佳何人，明初一代大儒，素有“天下读书种子”的美誉。现存二十四卷本《逊志斋集》，其中对宁海的山川形胜多有描摹，尤其是几处僻静之地，风景殊绝，引人入胜，荡涤心灵，堪称“宝藏秘境”。

其一为乌石头

1395年春，远在陕西汉中担任府学教授的方孝孺，在送自己的宁海籍学生兼好友郑叔贞去四川成都出差之际，作了一组七言绝句。随后又与其他朋友韵唱和，其中第十三首饱含炽烈的思乡之情，写到了魂牵梦萦的乌石头：

次韵写怀送叔贞之成都

乌石冈头白苧衣，几回醉伴夕阳归。

山中兄弟遥相忆，未必天心与我违。

乌石冈头，就是乌石头，又称乌石头山，600多年来基本保持不变，海拔280米，山峰耸削，俯冲大海，为宁海大佳何锁钥。

宁海湾烟浪浩浩，鸥鹭点点，潮来潮去，云起云飞，令人心旷神怡，浮想联翩。

其二为石门谷

1383年春，方孝孺第一次受到举荐，进京面见明太祖朱元璋之后，返回老家继续潜心著书立说。闲暇之余，他赋诗作画，携壶访友，踏遍了家乡的山山水水。《逊志斋集》仅有的两首六言绝句，其中一首题画诗便写到了石门谷如诗如画般的旖旎风光：

牧牛图

谷口惊澜雨歇，柳荫芳草春还。

试问太平乐事，夕阳牛背青山。

绵延二十里的石门溪自东向西急流而至，于谷口处拍击崖壁，激荡回旋，转身向北注入于宁海湾。岸上柳荫旖旎，芳草簇簇，在阳光下映照下，牛背上雨后青山愈发秀美，呼之欲出。

扬起的尘土离地高。三年前，我陪父亲散步的时候，他走起路来还风风火火，我要小跑着才能跟上。而如今，我走在他身后，明显可以感觉到，我要是走得快了，会撞上他。猛然醒悟，哀哀父母，生我劳瘁。我觉得回老家次数少了，除了逢年过节，孝顺更应该看平时。

人到半山路更陡，我要是退了，那就前功尽弃了。离雾越来越近，朝前看，竟是高高低低的山势筑就了一幅天然的泼墨画。

走走停停，山顶忽现一个“灯笼”形的旱塘，有两间农房那么大，深不足3米，站其中间，有风声无草动。站在山的脊背上，便有了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数棵热水壶般粗的松树已连根拔起，横卧在斜坡上，松针叶半青半黄，数根手臂粗细的枝丫从树身上撕裂下来，一只支离破碎的鸟窝散落一地。父亲说，去年那场下了一天一夜的大雪，整个山头都被哗啦啦的撕裂声包围了，像春雷那样排山倒海地碾压过来，还不时夹杂着凛冽的鸟叫声，幸好积雪除了将松树压得东倒西歪，别的树木并没有多大损失。环视整个山野，已经很难见到碗口粗的松树了。杂木林中，几棵数尺高的松苗让人好不惊喜。而20多厘米厚积雪的融化，为干旱的冬季带来了不少的水分，也冻死了好多虫卵，这对春耕的农民来说，也算是件大好事。

一条只剩下轮廓的山路消失在眼前，我忍不住一探究竟，路边的杂草里山栎花枝头挂着数枚深黄色的梾果，在墨绿的世界里，颇为喜庆。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一簇簇的八角刺，稀稀疏疏的叶子，往年被摘的印迹十分明显，当八角刺长出三四片嫩叶时就会被摘下来，过一下水，捏成团，冻在冰箱里，什么时候客人来了，随便炒一下，都是慈扒坞的一道名菜。